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易理探微 序

余自幼喜好玄思，見事物之常，疑之；非常，亦疑之。每見師長言不及義，猶振振有詞，更疑而不解。及長，遍遊天下，始知人之所謂知者，莫非人云亦云。余不甘於霧中觀花，既難苟同於世俗，己又無自見之明，以致半生蹉跎，無所適從。職是之故，余在家未能承歡，在學不得繼業，於同儕間無法溝通，入社會後更是荊棘重重。天下雖大，同伴友好無不春風得意，余僅因一念之不同，卻處處深溝峭壁。失意之餘，名利雖已置之度外，然內心之煎熬，實不足為外人道也。

迨至卅七歲，機至緣熟，頓得心明性空，塊壘盡去。更有幸拜讀《金剛經》及《六祖壇經》，竟如烈日之融薄冰，大惑得解，遂脫胎換骨，重新為人。

因受傳統文化之指引，此時乃投身於中國文字的研究，進而發現了訊息之奧秘。彼時個人電腦尚未問世，余未識之無，先創倉頡法則。67年，時四十二歲，始自習電腦技術，未及終旬，盡得其妙。68年設計首台中文電腦，與宏棋公司共同合作生產。

「倉頡法則」實為「概念認知」之基本結構，其中蘊含了人類理解萬事萬物之至理。至於倉頡輸入法，則僅為中文電腦發展之第一步。萬里之行始於足下，人類自邁出叢林之際，便開始將所知所識累積成為概念資訊，並以之相互溝通，以追求理想之生存環境。電腦乃資訊處理之工具，資訊之於概念，猶如旅程之於驛站，行者步及履及，站站相接，以終其程。

人生之時空有限，而資訊之量卻無涯無際，為求有效之處理，遂有電腦應運而生。倘能將人類熟知的概念，轉換成電腦可資運用的形式，以其高效率的處理功能，則人類千萬年來所累積之文化、觀念，瞬間便可提供吾人最完整之參考。

唯學電腦甚易，而鑽研文化、思想甚難。所幸二十年來，余俗緣盡絕，夙夜匪懈，唯此一願尚存。更期以餘生，從事人文資料之研究，成敗在所不計也。

余已年近花甲，始而學易，偶得友人葉中和先生相贈《野鶴老人占卜全書》，為求其明，姑妄信之。自1993年七月一日起，學未及三日，即試占天氣及身旁瑣事。至七月十五日，計占四十五卦，占中率竟高達百分之九十，遂沾沾自喜，自以為頗具神通。

孰料，自後即累出狀況，信心頓失，幾自疑神智不清。後不斷學習檢討，始知原占居然過半以上皆屬誤斷。諸如月、日之干支、用神、應期等，常自以為是而張冠李戴。繼而一一校比，始發現其中頗有玄機，非痛下數年苦功，實難望其堂奧。

猶記余二十餘歲時，對或然率頗有心得，擬以之研究賭局，然每賭必輸。人世之千姿百態，良有以也，沉迷於其所長而排斥其所未能勝任者，人性之常也。幸牌局拒余於千里之外，故與賭實絕緣，得以全身而退。今次試卜，若非最初之誤打誤中，早已棄之如同敝屣。蓋余目前急待完成之電腦計劃，堆如山積，實無餘力從事易理之研究。孰知得失之間，時至自明，個中機緣頗耐尋味。

余認定電腦之精確性，足以彌補人為之疏忽，遂令王傳宏製作程式，以天氣為對象，準備作大規模、有系統之統計分析。此時，正值余之《老子止笑譚》乙書甫付梓，正寫作《智慧之旅》之際。悚於天機之乍現，遂重新整理泐泐然若海濤激盪之思路。六月，先發表義理部分，為《易經明道錄》，而以往所記錄之心得，則整理成本書。

中華文化受西風之蹂躪，數百年來，幾至絕滅之地。余就學、成長於科學廟堂之中，所知所見者，莫非達爾文、愛因斯坦之謙論。先父庭訓，教以四書，責以文牘。余心中殊有反感，以為為中華之不振，即在於國人之抱殘守缺，食古不化。

余就讀高中時，正值國內學界菁英，高揭「超越前進」之巨纛，呼籲全面學習英語；當時大陸彼岸，則是以「羅馬拼音」取代中文。余心有戚戚，聞雞起舞，每每自以為是，振臂疾呼，嘗謂：『玩物喪志，崇古亡國』。

大學畢業，因與先父意見不合，兼以妒忌人人留美，遂憤然遠赴巴西。原因無他，祇為余英文程度太差，無福可托耳。旅巴八年，一事無成，卻於市井之中，體制之外，發現一股甘泉，得於迷途而知返焉。

時為1972年，余年卅七，參與巴西東北開發計劃，不幸失敗。因顏面無存，淪落至與嬉痞為伍。不料該嬉痞組織之成員，竟然是西方文明之省思者，極為崇敬中華傳統文化。據云，嬉痞之產生係受中國詩人寒山、拾得之啟發，主張回歸自然，清靜無為。

西方物質文明確能滿足人之感官，而人追求感官之滿足，永無止境。待得驀然回首，始知深陷泥淖，終其生不過是物質世界中、產銷體系之一環而已。人原是環境的一部分，祇因需求激發了慾望，然若能隨起隨滅，自是清靜；反之，人心若為慾望所充斥，不斷追求滿足，結果必是慾望激發慾望，永無寧日。

需求原指生命體生存所需、不可或缺的要求。億萬年來，生物界的需求，無一不是為了生存。唯獨人類不然，因人心，心有所繫，繫之則成慾。慾望實源於對未知的恐懼，懼於失故貪得，懼於苦則忘情於樂，既不能預知未來，當然無法滿足於已有。

人慾橫流，為順遂一己私慾，常作裂帛之耗，焚山為居，竭澤而漁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更有甚者，如利益之既得者，挾其資金、科技之優勢，將其弱肉強食之信念，飾之以人權、自由之金裝。君臨萬邦，遂令舉世陷入逐物之狂潮。今資源即將淘盡，而貧富對立，人類社會及地球環境，已然接近毀滅的絕境。

返觀昔日中國，黃老思想講求效法自然，以謀生存、生活之均衡（詳見拙作《老子止笑譚》）；而《易經》則強調「天行健」、天道剝復循環之變易；至於人人耳熟能詳，履之行之的孔孟之道，則教人為入處世、修身齊家之法則。

漢唐以降，印度之佛教東傳，其中大乘佛法揭櫫「明心見性」，彌補了華夏偏重客觀世界之不足。相互參研之下，黃老之自然、儒家之人倫融匯了佛家的心性，產生了五代的禪宗及宋明的理學。於是，思想中揉和宗教，宗教亦滲入思想，成了中華文化的特色。

圓滿象徵知足，知足即是停止，當西方世界歷經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工業革命之際，中國正滿足於五行運轉、三界交會的意境中。直到十九世紀，物質文明之狂飆，驚起了心、物之迷惑，致有今日全盤西化之呼聲。

然物質文明亦難免於天道剝復之變易，在二十世紀物質盛極之餘，人心社會卻遭毒處處。西方之智者，無不知危機迫在眉睫，卻都束手無策。東方之菁英則如大夢方覺，唯恐技術、知識、享受落於人後。結果是地球資源加倍損耗，污染情況如雪上添霜，國際、人種間之斷層不斷擴大，經濟、軍事、科技卻日新月異，此莫非人類文明之迴光返照？

人類文明看似已病入膏肓，然而以易理而言，「否極」始有「泰來」。紅樓一夢，亦因曾居紅樓，方悟其為夢。人類若未經歷物質文明，又怎能料想其遺毒如此之甚？再若無科學知識及技術，文化之精髓又將如何昌大？

今拜電腦之助，若得盡發易理之明，令人得知於物之物理外，尚有天之天理。天理不僅可用科學方式闡釋，且能用電腦一一演繹，化為實用且有效之概念。此乃時代之「易」，正當人類沉於谷底，難以自拔之際，天機乍現，必有所之。

天之易為理，人之易屬數，理中有數，數中有理，是天人互動。人若略知天理，雖仍在數中，亦能知所趨止，實本書之旨也。然天理之為理，有可明之理，亦有不可明之理。而人有可明之人，亦有不可明之人。萬事在緣，緣肇於機，機兆於動。似此，讀者之明與不明，非余之罪也。唯奉勸能明者，天機至大也，若以此至大圖私，其禍莫測也。

或謂，若能明易理，能知過去未來，而不為己謀利，知之何益？余以為天機之現，是証人世之上尚有天界。人生無常，苦海無邊，勞勞碌碌，競名逐利，不過徘徊於生死之間。磐石之穩重，千古長存，然比諸於天，不過微塵剎那而已。天理既可得而知之，天道當亦可得而行之，天道既可行，行之可也，其餘何足道哉？

用電腦算卦，簡易方便，事事可卜，時時可卜。不幸今人重利輕義，若洩之於世，恐不肖者得之，其後果將不堪設想。老子曰：『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不可執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』。是以余將理論詳述於此，程式則毀之而不傳，蓋得其意而忘其言也。

又本書非占卜之書，亦無意教人占卜，但為詳究其理，不能不涉及若干枝節。以之作為占卜者釋疑之參考則可，若擬藉此書而占則行不得也。讀者若欲學卜，請參考《野鶴老人占卜全書》或《卜筮正宗》。

為本書之寫作，余曾掙扎再三，時間有限為其一也。余曾於地藏王菩薩前許願，而迄今一無所成，實不宜再節外生枝。其次，「易」之難度至高，再加上「易卜」，若無數十載寒暑浸淫，休想窺一皮毛。今若出書，人已言者，多言無益，人所未言者，姑不論胸中點墨，僅是遍覽坊間易林，已足令人卻步。

今年八月底，知悉《易經明道錄》即將再版。余不禁凜然，蓋《易經》之所以難解，係昧於理論之不明也，本書缺陷固甚多，何不公開以就高明？

余所恃者，乃近來判易頗有心得，於八月全月之天氣，以及連續侵台之四個颱風，余之預測竟較氣象台更為準確。又於六月間之世界杯足球賽，全部五十二卦，測中四十九卦（詳見第五篇）。有此明証，心中疑惑盡去，遂決定將本書公之於眾。

真理不辯亦明，著本書實有多事之嫌，然人間之生死大事，宇宙之至妙真理，有緣者緣至而得。余之所以好事者，實憐世人之愚昧，蓋時變世遷，人類早已大權旁落，二三子未能知，猶爭奪不休，不亦悲乎！

莊子曾曰：「適莽蒼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」！宇宙之適，豈吾輩所能知者？